一份朴素的情怀

■王建辉

家 风

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我翻开相册，一张张老照片勾起我的回忆。其中一张拍摄的是一间残破的房子。这是我去年探访母亲徐树英的家乡山西陵川县时，在一个叫“老圪洞”的地方拍的。这间倒了一半围墙的房子，是母亲80多年前住过的。

1937年春，在地主家当长工的母亲，找到了革命队伍。经过两年残酷斗争的考验，19岁的母亲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40年10月，母亲参加了八路军，被组织上安排在太行军区四分区医院做卫生员。1942年5月，鬼子要来“扫荡”，医院决定转移。此时，一名战友即将临盆，被送来四分区医院。转移前，医院给每名医护人员发了3斤炒面、5斤小米当作口粮，另外给每人发了3颗手榴弹。第二天，按照事先分好的小组，各组带着伤病员转移到山里。那名即将临盆的战友随我母亲所在的小组转移。大家在山里隐蔽了一夜。天亮后，带队领导让我母亲和另外两名战友下山，到村里老百姓家煮点饭，带上山给伤病员和孕妇吃。母亲三人下山后，借用老百姓的锅烧火煮了小米。就在饭快熟时，外面传来“啪啪”两声枪响。她跑到屋外抬头一看，对面山上鬼子步枪的刺刀在阳光照射下明晃晃的。母亲她们顾不上锅里即将煮熟的小米饭，马上往村外另一座山跑去，并决定分散转移。

大山里荆棘丛生，母亲的衣服和身体被刮破了好几处。后来，她发现了一个山洞，洞口有茂密的灌木遮挡，便钻进去躲起来。敌人开始搜山后，山里喧闹了很久。当时，她作了最坏的打算。万一被鬼子发现，就用手榴弹和他们同归于尽。

那次，敌人在母亲藏身的山上及周围几座山“扫荡”了一个多月，母亲靠生小米和野菜充饥，硬是坚持了下来。直到敌人离开，她才下山回到医院。听医院的同志们说，那名即将临盆的战友由于行动不便，被安置在了一位老乡家。老乡大婶用锅底灰将她的脸抹黑，头发弄乱，让她躺在炕上装成病人。敌人来搜查时，大婶就哭喊着说：“咋办啊，得了伤寒，人马上不行了。”鬼子和汉奸一听炕上躺的是“伤寒”病人，害怕被传染，赶忙离开了。不久，那名战友在老乡家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孩。大婶让他们母子坐在晒粮食用的笸箩上，由老乡们抬着送回了医院。

母亲生前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：“老百姓将八路军视为亲人，即使他们自己再困难，也要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八路军。”

还有一年中秋节，在母亲借住的那家老乡家，大婶专门做了小米南瓜粥，盛了满满一碗给她。母亲说，那个年代能吃上小米南瓜粥很不容易。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，并一生铭记这件事。

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母亲，变得更加坚强。在我们几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她把对党的热爱、对他人的关心及在生活中克服困难的勇气，通过自己朴素的言行，潜移默化地传给了我们。1965年春节前，我父亲接到上级调他去新单位工作的命令。除夕那天，父母就带着我们坐火车出发了。父亲新单位是个部队仓库，有铁道专用线。官兵要经常将列车运来的物资从车上卸下入库，或装车再发往各地。时间久了，不少官兵的衣服都被磨破了。母亲知道后，经常把大家磨破的衣服拿回家缝补。有时破损的衣服多，母亲就彻夜缝补。这样解他人之困的事情，母亲一生做了很多。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里，父亲的岗位多次调动，我们一家也离开了大城市。我们对此不理解，母亲却说：“现在的条件比战争年代不知好了多少，你们要珍惜。你们是革命后代，要努力学习，向模范人物看齐，不要给家里抹黑。”在母亲的影响下，我们步入社会后都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着。

如今，看着这张照片，我思绪万千。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，母亲一直视党的事业高于一切。虽然母亲已故去多年，但我会永远铭记她为党的事业默默奉献的那份朴素情怀。

姜 晨绘

我总能找到你

■张晓敏

说句心里话

我有留存票根、凭证的习惯，抽屉里保存着一叠厚厚的电话充值卡和火车票。这是我和丈夫20年来“双向奔赴”的见证。

10多年前，我们省吃俭用从生活费中攒下来的钱，几乎都用来买电话充值卡、火车票。每次相见都小心翼翼地倒计时，并设想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。每一段相聚的时光，像是零食盒子里的糖果，吃一颗就会少一颗；而分别后的时间，更像一场马拉松。我们满怀期待地从头迈起，只因坚信每跨出一步，就会离相聚的终点更近一步。

当然，期待相聚的日子也会有些小惊喜。有一年，爱人到吉林参加集训，结束后有3天空余时间。他临时起意，跑到车站买到一张无座票，站了28个小时来到长沙。天亮时，我看着被晨露打湿衣衫的他，一时竟不知是梦还是真。我心疼他为了半天的相见，要承受来回50多个小时的旅途煎熬，更责怪他不提前说一声，万一当天我有事出门了，白跑一趟该多可惜。他笑了笑说：“不管怎样，我总能找到你。”那半天的相处，成为我们后来回忆往事时，常常提及的情景。我们当天一起去了什么地方，吃了什么餐食，见了什么人，始终历历在目。

自从有了那次惊喜的相见后，我也时常想象有一天，能像他突然出现在我身边一样，跨越几千公里的距离，悄悄来到他的身边。想象终归是想象，要想实现这样的“剧情”，需要太多“天时地利”。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。1年后，他到贵州出差，乘坐的列车会途经长沙。我查询到这趟车在长沙站停靠的时间有15分钟。当时正值深秋时节，我拿起准备邮寄给他的毛衣赶往车站。于是，那个深夜的站台也成了一个令我们充满回忆的地方。短短十来分钟，我俩在站台上说啊、笑啊，直到列车员举起喇叭催促乘客上车，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当然，他也会怪我，大晚上跑出来不安全，万一火车晚点，靠站时间没这么长，还要白等一遭。我把早早准备好的那句话还给了他：“不管怎样，我总能找到你。”

茅文宽绘

当然，我们也会用文字来倾诉思念。有一次搬家，我们坐在一起收拾旧物，找出来一堆笔记本。那些年，电话联系之余，我们把每天没讲完的话都写在笔记本上，等到写满一本就寄给对方，接着再写下一本。

后来，我们一家人在长沙定居，但出差仍是爱人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孩子还小时，家里随时都要准备一份预案，设想的情况是当他突然外出，我又有工作走不开时，孩子托谁来接送……不管预想的困难要怎样克服，“兜底条款”都是他的行程不能改变。这也是我们之间的默契。

有一回，他临时出差，我得到消息后匆匆帮他收拾好行李。他从单位赶回家中，拎起箱子就直奔机场，并未说去哪儿。我追在身后说了一声：“到地方了，回个电话。”他像平常一样，点了点头。谁知道，那次我只收到一条飞机落地消息后，就再也没有他的任何讯息。等我把工作处理完、将孩子哄睡后，再拿起手机跟他联系，发现他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。一天后，我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：“一切安好，一周后返程。”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因为任务紧急，他一下飞机就和同事研究工作方案、商讨问题细节，不知不觉车就驶入了无人区，前后几百公里都没有手机信号。由于工作组一直都在机动中，随车的卫星电话又不可谈私事，所以他一直没办法联系我。直到队伍到达一个固定哨位调整时，他才赶忙通过内线电话联系上一位战友，托他给我发了条报平安短信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们聊天的内容也越来越简单，多半是孩子的学习、老人的身体等。生活日复一日，平平淡淡。他常常提醒我，作为一名军人，也许他下一个岗位又会离家千里。幸运的是，我们成为彼此温暖的港湾。每一次分别都是围着一个圆心在打转、盯着一个灯盏在折返。

爱人的工作一如既往地忙碌。有时候，我提醒他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量力而行，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。他还是笑了笑，说：“工作上的事情我做主，家里的事情你做主。另外，如果再有联系不上的时候，不要慌张。不管怎样，我总能找到你。”是的，就是这句话，让我们彼此托付一生。

李奶奶的中秋

■杨 力

情到深处

年轻时，李敬每年秋天都要去部队探亲。

丈夫所在的军营在一个山脚下。每次去探亲，见到英姿勃发的丈夫，听到官兵那一声声亲切的“嫂子”，李敬身上的疲惫便一扫而光。

有一年，丈夫被派去附近学校当军训教官。从此，他们夫妻俩和一个叫“小山”的孩子结下了缘分。

小山身材瘦小，性格内敛，眼睛里像有层雾，时常望着远山发呆。丈夫向老师一打听，才知道小山的父母都去外地打工了，一年难得见上一面，导致小山性格有些“自闭”。小山想他们了，就往山那边望。

从此，丈夫心里多了份牵挂。他只要有空，就去看小山。有一年，李敬去探亲。恰逢中秋，她和丈夫买了月饼去小山家。丈夫还亲手准备了礼物：红笔画的五角星、军舰模型……他告诉小山，如果你觉得当兵光荣，那么就好好读书，长大用知识和强健的体魄保家卫国。

小山点点头，将月饼掰成几块，把最大的两块给了他们夫妻。

两年后，驻地山洪暴发。李敬的丈夫带队抢险，救出多名群众后，被泥石流吞没。李敬去部队收拾丈夫的遗物时，看到他的日记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小山今天叫了声‘叔叔’。孩子就像山间的细流，只要引导得当，终将汇入江河。我愿做那道引水的渠。”

丈夫牺牲后，李敬每年秋天依然会去部队驻地。那是丈夫生活、战斗过的地方，也是他们夫妇俩和小山结缘的地方。她不能让“那道引水的渠”断流了。

每次见到小山，李敬就给他讲外面的世界。小山渐渐变得开朗，成绩越来越好，眼睛里的雾散去了，露出星星般明亮的光。

多年后，小山考上军校，李敬专门去给小山送行。小山穿着崭新的军装，认真地说：“李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会像叔叔一样，保家卫国！”

小山立正敬礼，身姿如松。那一刻，李敬欣慰地笑了。她仿佛看见丈夫站在时光的深处，正面带微笑地看着这一幕。

多年后的一个中秋节，李敬家的门被敲开了，站在门外的是小山和妻子，还有他们3岁的孩子。那一夜，窗外月华如水，倾泻在一张张笑意盈盈的脸上。小山把李敬丈夫当年画的那张五角星画也带来了，说：“阿姨，我永远记得叔叔当年对我说的话，长大后用知识和强健的体魄保家卫国。我也一定会这样教育我的孩子。”

李敬点点头。这时，小男孩用稚嫩的声音喊道：“李奶奶，中秋快乐！”

刘延源绘

背影与思念

■魏晋平

家 人

姥爷的弟弟，在他这一辈排行老三，我和姐姐唤他三姥爷。我5岁那年，已离休的三姥爷回了趟老家，那是我与他的初次相见。记忆里，他声音洪亮，走起路来大步流星。关于他的更多细节，是我从父母和姐姐那里听来的。

我的姥爷也曾是名军人。当年河北老家遭日寇摧残，姥爷便将三姥爷接到自己从事革命活动的山东。后来，鬼子将三姥爷就读的学校炸毁，他的求学之路戛然而止。刚满16岁的三姥爷，看着山河破碎的景象，毅然选择参军。

三姥爷与三姥姥的缘分，说来也是一段传奇。年轻时，两人自由恋爱走到一起。参军后，他们随各自的部队东征西战，聚少离多，后来更是彻底失去了联系。为了开展工作，他们都换了名字。几年后，经人介绍相亲，两人再次相逢相恋，结婚成家。二老离休后，姐姐便从老家来到北京，照料他们的晚年生活。

三姥爷去世后，姐姐给我讲了许多他的往事：抗战时他曾身负重伤，右肺里有一直未取出的弹片；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曾担任我国驻外大使馆的武官，有很多见闻趣事；他对姐姐这个小孙女非常疼爱……

我当兵20多年，始终觉得三姥爷是一个离我很近的榜样。今年，姐姐在收拾旧物时，偶然发现了一张记录着三姥爷生平的文字。读着上面的内容，他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。他亲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剿匪战斗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先后担任军校教员与驻外武官。上世纪80年代，他积极响应号召，第一批申请离休。

其中一段文字，让我了解了三姥爷当年受伤的经历。“1941年夏，我八路军教导3旅9团1营在山东巨野县杨楼地区陷入日军包围，全营官兵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。铁雷同志在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，弹片从右肺贯通，当场昏死在高粱地旁。后经当地群众救助，被送往我军医院，同年12月伤愈归队。”那时，三姥爷20岁。透过这段文字，我仿佛看见一个干练敏捷的青年战士，在枪林弹雨中勇敢冲锋的样子。

我与三姥爷仅有几面之缘，我们就像在岁月长河中擦身而过的两代人。通过一些浅浅的讲述和文字，我仅看到了他的背影。我多想聆听他的教诲，听他讲述亲历的细节。即使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信息，也让我汲取到很多力量。

家庭秀

目光聚在一起
听爸爸讲述照片的故事
那故事啊
像远方的星辰在招手
小小的种子悄悄发芽

多想把故事都装进小书包
等明天讲给同桌听
长廊里的阳光闪呀闪
我的心里
也长出热爱的形状

陈 玮配文

定格 近日，第71集团军某旅三级军士长薛维高的妻子带着女儿来队探亲。图为薛维高带家人参观单位历史长廊。

王文周摄